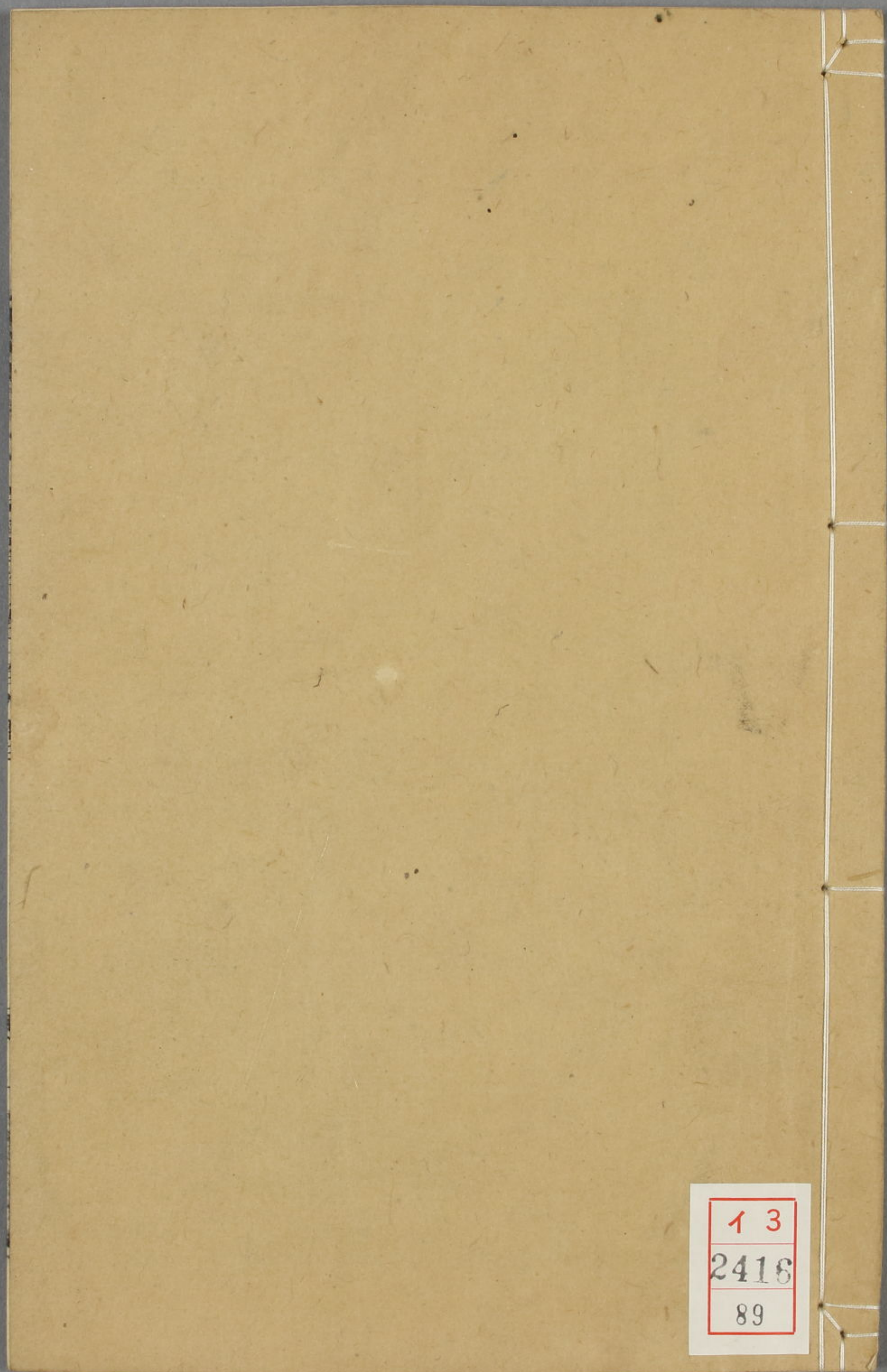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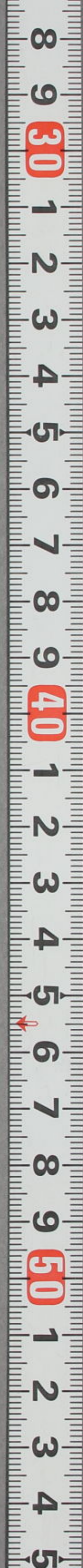




1 3
2416
89



13
2416
89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三

半澤文庫

文學部二

禮毛詩史春秋

毛詩一

增論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詩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昉於此乎原毛詩卜商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毛詩正義曰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尼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三百五篇初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三

毛詩

<2004-649>

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申曾申曾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東漢鄭元取毛詩詁訓所不盡及異同者續之爲注解謂之箋箋薦也言
增鄭元六藝論曰唐虞始肇其端至周公爲六詩禮器曰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樂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前漢書藝文志曰詩以正言義之用也隋經籍志曰詩者所以道達心靈歌咏情志者也說苑奉使篇曰詩無通故新論適才篇曰關雎興於鳥而爲風之首鹿鳴興於獸而爲雅之端中說述史篇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又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哀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邵雍觀物內篇曰詩爲收民之府朱子論柏舟詩序曰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尤有害於溫柔敦厚

之教 王粲荊州文學官志曰詩主言志訓誥周書摛
風裁典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最附衰典 文心雕龍明
詩篇曰詩者持也持人性情 又物色篇曰詩人感物
聯類不窮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
爲日出之容漙漙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嚶嚶
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
白居易與元九書曰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
賢聖下至愚騷微而豚魚幽及鬼神未有聲入而不應
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經之以六藝緣其聲緯之
以五音 宋文鑑柳開補亡先生傳曰詩之立言不一

其體幾與易象同與 文獻通考歐陽脩曰刪去者非
止全篇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
本小雅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
刪其章也衣錦尚絅邠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
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
成不自爲政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字爲意
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吳澂四經序錄曰風雅凡三百
十一篇皆古樂章 明文奇賞劉基項伯高詩序曰言
生於心而發於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 明文衡胡
翰古樂府類編序曰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

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成章

毛詩二

孔叢子記義篇曰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于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于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于鹿

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聖王所以敬諸侯也左傳襄公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又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

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武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韓詩外傳曰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于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燦燦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 羣輔錄八儒篇曰

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誦之儒 前漢書傳曰轅固齊人也以治詩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書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 後漢書傳曰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所作詩題詞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又曰衛宏字敬仲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 又曰周磐字堅伯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天祿閣外史琴論篇曰徵君燕居中夜鼓琴而歌幽風秦王使左右伺之館人覺私告于從者

曰子之師所歌者何詩也對曰豳風曰奚取豳風也曰豳風王化之紀也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咏歌焉晉書曰王裒字偉元性好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皆廢蓼莪之篇南史傳曰顧歡字景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唐書傳曰許叔牙字延基于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司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唐文粹李行修曰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涵泳而自得之宋史傳曰周堯

卿字子俞善毛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一言以蔽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考經指歸以見毛鄭之得失又曰沈銖字子平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爲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摺宗屢首肯之王應麟詩考自序曰朱文公集傳閱意眇旨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凡此類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宋史傳曰劉鑰字晦伯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爲之吐舌吾學編傳曰朱善字備萬豐城人元末兵亂隱山中著

毛詩解頤 明紀宣德七年七月上閱內庫書畫得趙孟頫風圖因賦詩一章召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王業所由興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為賦長句將揭于便殿之壁有所箴儆爾其書於圖之右 明文衡劉夏尊聞齋記曰予始至金陵郭士中要予共讀詩其法先經後傳日可十許篇少就熟翼翼焉如鷺鳥乘涼風如巨魚縱廣淵合三百篇天秩有序如親姻族姓三百人同堂列坐昭穆相從

毛詩三

原五際

六情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節通卯酉之際為革命神在天

門出入候聽

注曰六情即六義春秋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宋均

溫淳敦厚

詩教也子曰溫惠淳良

民風

義府

命太師陳

詩以觀之

詩風陳詩謂採詩

春誦

夏絃

詩上月將

章以

以

四分

五際

詩而大義仲尼故詩分為四注云謂毛齊韓

解頤

牆面

選文

魯也

弟夫婦朋友又詩內傳曰卯酉成亥

頌寢

雅廢

學美

藻

藻

為周見下詩二

子謂伯魚曰卯酉成亥

頌寢

雅廢

學美

藻

藻

成康沒而頌聲寢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增教先

學美

藻

藻

藻

藻

大戴禮曰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

辭雅致

字道韞聰識有才辨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

藻

藻

藻

藻

教也

辭雅致

字道韞聰識有才辨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

藻

藻

藻

藻

文學部

毛詩

毛詩

毛詩

毛詩

毛詩

毛詩

最佳答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
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其雅人深致
彪炳穆清

環深明唐文粹李自商賢周雅頌圓備四
雅頌穆清

言皆雅思無邪詩書執禮皆雅言
何莫學可與

言者小何莫學夫詩已起予不能安
各得所博依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夫子自
動天地感鬼

神感鬼神者莫近於天地
歌商頌取幽風新序節

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
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

不能行之謂病也應之曰
如金石貢逡巡而去匡解

願劉吐舌上詳見下詩
聞國政正皇風易上天心

講詩曰明詩選茅大方禮樓進
正而葩深且大上見周

宋濂樗言序云所以酌其音節之羣玩其文理之
純養其性情之正詩之為用其深且大者蓋如此

講太液論延英該上見尚書二
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

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
同開闢炳日星序曰詩

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
炳日星序曰詩

之意使人同法其善戒其惡此則
全朱子曰聖人貫三極

首六經極而正存景外
下見總載詩三人文之為經所為

人事決天道備人朱子詩傳序曰
天道備于上而無一

理之不集微揆著連類含章
詩含神霧曰集微揆

具也始羅列五際宋均注曰集微揆
著者綿綿元皇下序四

生換其始是必將至著王有天下也
顏延之庭誥曰

咏歌之詩取其連類含章比物集
採周之舊反魯

而刪帖白自檜無譏惟陳最後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文學部

毛詩

周樂自檜以下無幾焉歐陽修詩圖包蘊六義

序曰陳最後至項王時猶有靈公之詩

斧藻羣言又原文雕龍曰重以公旦多文弘興包蘊六義

緝頌斧導達性靈涵暢理道隋書藝文志曰詩者

情志者也明文衡王直詩辨曰詩本三千聖人刪之

也十去其九所有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咏性情涵暢理

道者同乎易象原於賡歌山見楊氏曰詩性理大全龜

原丁賡歌委于風雅寫氣圖貌屬采附聲龍物色

篇曰詩人感物連類不窮寫氣圖貌既唐虞之代教

隨物以婉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雅之言

在修文殷周之時學難廢業若過庭之子不學風

雅之言則入國之人焉知敦厚之教白帖俱

毛詩四

六義詩序曰詩有六義案釋名云詩之也志之所之

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興雅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

之頌蓋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以取義也六詩周禮

職教六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頌詩言志尚書舜典云詩

曰比四曰興五曰風六曰雅詩言志尚書舜典云詩

詩正言言禮以明體鄭元注曰詩以正言義之神詩以正

一言以蔽以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六德為本師教六

詩以六德為之本鄭注云所教以樂歌詩者天地之

精仁聖義中和之道然後可教以樂歌詩者天地之

論云詩絃歌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序詩在事為詩思

諷諭之聲也在事為詩思繫一

慮為志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繫一

人之本謂之風謹案諸侯之詩名曰風一人天子也謂

文學師毛詩

毛詩

諸侯為化無自專之道必統繫于天形四方之風謂
 之雅又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謹案天子
 方之詩儀刑四方資於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
 怨論語孔安國注云興引物連類也觀風俗成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詩序云先王以由我化物
 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周續之解詩云夫風雅
 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詩序云云謹按上謂君王下謂臣民俱得用詩若上為
 化事在心從故云上謂君王下謂臣民俱得用詩若上為
 替進可必從協諸宮商托以歌咏依言之不足故嗟
 歎之嗟又云此言詩人情感精深言不暢意故嗟興於
 歎之嗟又云此言詩人情感精深言不暢意故嗟興於

詩修身當先教以詩故冬夏教以詩書屬禮陰也
 屬詩也雖多奚為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學
 而肄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章刪以繁文子孔詳其
 大義毛觀風俗知得失聲謂之詩歌占者采詩之官王
 者所以自觀風俗知得失聲謂之詩歌占者采詩之官王
 得失自觀風俗知得失聲謂之詩歌占者采詩之官王
 歌武之以合也合典謨人高仲武隱作晉書傳曰東
 於言言合典謨補逸詩為著修詩譜序曰成王時有義
 而無辭惜其不補鄭譜歐陽修詩譜求之不得慶曆四
 備作辭以補之補鄭譜歐陽修詩譜求之不得慶曆四
 年奉使河東於絳州偶得之然首尾殘闕初予未見鄭
 譜嘗累考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于毛鄭之說為詩
 圖十四篇今因以子石不暇子石反質篇曰子貢問
 補鄭譜之亡者子石不暇子石反質篇曰子貢問
 文學部

曰吾暇乎哉父母未吾孝兄弟
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
子與尤長見周易四

注持人性情見湯人耳目
興然徵于詩大小雅其選徒出
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徐則江漢
目最先刪詩子陸德明經則江漢
易四畫祥符三章月玉祥符七年九
前有注

讀詩至汝墳上見
能嘉鹿鳴蟋蟀唐書傳曰郭山
鹿鳴蟋蟀帝嘉賜鴻雁車攻宰臣趙鼎等曰朕觀鴻

其直賜朕一稱賜鴻雁車攻宰臣趙鼎等曰朕觀鴻
雁車攻乃宣王中興之勳
詩當與卿等夙夜勉勵

之未也文武周召詩之體周皇極經世書曰文武
起

善心悠逸志詩傳大全曰咏其事之得可起人
美王

政陳國風韓休蘇頌文集序曰詩有六義有小雅
本

人情該物理詩傳大全曰善風化
善風化正綱常安

成劉氏曰序者言先王以
詩為教正綱常而善風化
中為教正綱常而善風化

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採之以歌之以觀其變
天道

備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通李行修請置
歡

主文譎諫而不汙溫柔敦厚而不愚詩博士云云
歡

欣和悅以盡情恭儉齋莊以發教朱子曰正小雅燕饗
情或恭儉齋莊以發先王之教小雅之材七十四
諸侯

文學部

清鏡集卷一百六十三

毛詩

十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二王雅取其六

邵雍伊川擊壤集序云云

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為咏歌因咏歌而成比

興

柳冕論房杜二相書云云

得風之多者為風得雅之多者為雅

得頌之多者為頌

詩傳大全

君臣義修兄弟愛篤朋

友交親夫婦經正

又廣平游氏曰

觀天保之詩則君臣

篤矣觀代本之詩則朋友之交親

唐棣之詩則兄弟之愛

絕怨不至亂諫不至訐

又安成劉氏云通三百篇而讀其大義則其云云

毛詩五

原詩

晉傅咸毛詩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

一作

允矣君子大猷是經聿修厥德令終有

俶勉爾遐思我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

有覲面目

書

宋張載題解詩後詩曰置心平易可通

詩逆志從容自解願文害可嗟高子固十年聊用勉經

師

增序唐孔穎達詩正義序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

僻防淫之訓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

亦怨刺形于歌咏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于後

時經五代篇有三千先君尼父釐正遺文上從周始下

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傳其業雅頌與金石

俱和秦改燔其書簡牘與烟塵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

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于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應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故據以爲本 宋朱子詩傳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情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咏歌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節而不能已此詩之所爲作也

春秋一

原春秋杜預序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 釋名曰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 廣雅曰春秋冬夏終而歲成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和之象也故舉以爲名也 左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穀梁疏曰鄭衆賈逵之徒以爲仲尼修春秋約之以周禮 春秋握誠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孝經序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孔穎達正義序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

史記自序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在
春秋 前漢書藝文志曰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 宋
史李侗曰春秋一事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易形
不可泥以一法 新語道基篇曰春秋以仁義貶絕
春秋繁露十指篇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
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畧要有十指焉十指者
事之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
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
指也別嫌疑異同異一指也諭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
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端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
一指也水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
加一變異之所又曰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說苑君

道篇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
天祿閣外史見幾篇曰仲尼之道至作春秋而尊也
中論修本篇曰孔子之制春秋詳內而畧外急已而寬
人故於魯小惡必書於衆國大惡始筆 中說天地篇
曰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 又曰三傳作
而春秋散 通書孔子章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
子為後世王者而作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
者于後也 邵雍觀物內篇曰春秋為藏民之府 又
曰春秋孔氏之刑書也 程頤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
律之有斷例也 朱熹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

已 薛宣讀書錄曰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王
粲荊州文學官志曰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
詳備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婉章志晦原已遠矣
劉軻三傳指要序曰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
例 鄭獬禮法論曰春秋常事不書變事則書 劉敞
曰正萬事之本者莫近乎春秋 洪興祖春秋本旨序
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無度曆
家即周天之數以爲度 方孝孺曰春秋聖人用刑之
書也而一本於禮

春秋二

公羊疏曰公羊以爲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孔子得
端門之命乃作春秋 閔因敘曰昔孔子受端門之命
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
寶書九月經成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 春
秋孔演圖曰孔子作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前漢書藝文志曰昔孔子約魯史以修春秋書有
褒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
以失其真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今左氏傳是也 初孔子授
春秋于卜商又授之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
公羊穀梁二傳是也見春秋正義 左氏傳有賈逵訓詁服虔杜預注公羊傳有何休解

詰穀梁傳有
范甯集解

增越絕書敘外傳記曰道獲麟周盡證

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 搜神記曰孔子修春秋告備于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上有刻文孔子拜而受之 羣輔錄八儒篇曰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 前漢書傳曰董仲舒淄川人也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久傳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又曰嚴彭祖字公子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 後漢書傳曰鍾興字次文少從少府丁恭

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詔令定春秋章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侯王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 又曰賈逵字景伯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永平中上䟽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閣肅宗立特好左氏傳使發出左氏大義長于二傳者 拾遺記曰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關求學者不遠千里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太平御覽鄭康成別傳曰何休作公羊墨

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爲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又江表傳曰關羽好左氏畧諷皆上口 王隱晉書曰杜預著春秋長曆至老乃成摯虞賞之曰左氏本爲春秋作傳而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也 唐書傳曰李素立少穎悟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畧同 又曰張嗣宗太宗令羣臣以春秋讐難帝曰朕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嗣宗頓首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爲已力罪也帝大悅 又曰蓋文達博識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

史實抗集諸生講論劉焯劉炫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辨義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 又曰徐曠字文遠高宗幸國學文遠發春秋題辨難鋒生莫能屈帝異之 又曰劉知幾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督之及聞爲諸兒講左氏春秋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羣史 又曰啖助字叔佐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九年乃成以爲孔子作春秋意謂夏尚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質質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僉救

儻莫若忠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 柳宗元陸質文通墓表曰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後之學者黨枯竹護朽骨以至于父子相夷君臣詆悖吾郡陸先生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爲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 五代史傳曰史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 玉海祥符七年八月庚午作春秋詩三章 文獻通考周茂振跋孫莘老春秋經解曰先君傳春秋于先生嘗言荆公初欲傳春秋而莘老之書已出忌之遂詆聖經曰此斷

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 宋史傳曰孫復字明復著尊王發微十二篇 又曰程頤字正叔著春秋傳 又曰司馬光字君實七歲聞讀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義 又曰劉敞字原父長于春秋爲書四十卷行于世 又曰家愿父勤國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安石久廢春秋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 又曰何涉雖在軍中亦嘗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 又曰聶冠卿每進講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 文獻通考陳氏曰蕭楚字子荆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誓不復仕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

甲科歸拜牀下楚曰身可殺學不可辱母禍吾春秋
宋史傳曰胡安國字康侯高宗以左氏傳屬安國點正
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
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成
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 元史傳曰虞槃幼時嘗讀柳
子厚非國語謂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
非國語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尤善
又曰元明善字復初諸經皆有師法尤深于春秋 明
文衡黃伯生誠意伯劉基行狀曰公年十四從師受春
秋雖未見其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 吾學編傳曰宋

濂字景濂庚子微至金陵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
氏傳公曰春秋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
下可定也 明詩紀事趙昉字子常於春秋發明師說
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 又張以寧字志遠以春秋
登第作胡傳辨疑最為辨博 明文衡楊士奇文靖金
公墓誌曰公諱善字幼孜以字行從前進士聶絃先愛
春秋得其微旨仁宗在東宮公專說春秋敷析簡明睿
旨稱善遂命纂十二公行事作春秋要旨十二卷以進

春秋三

原考符

見春

稽象

春秋孔演圖曰作法五經運之天

文學部

附錄頁四百九十三

春秋

周法

孔經

杜預春秋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

公羊全五經宋均注曰公

羊公羊全五經宋均注曰公

君臣有威權者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當世

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行故有公羊穀梁鄒邾之

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故有公羊穀梁鄒邾之

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無事劉歆七畧曰春

隱書晦義上詳四傳注義類延之庭誥曰褒貶四時

掌志立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一志即序所謂分五

通三漢藝文志云仲尼沒而春秋分爲五注謂左氏

三家殊塗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論其首尾禮有和怨調

人官遂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通論其首尾禮有和怨調

相承有不可合者明志記事傳尼從而明之左丘

明受經于仲尼志經者夫子之文章傳尼從而明之左丘

者丘明之善志志記也春秋善記事也

治淮南子曰春秋之失於繁露王十例五情見上

一曰微而顯春秋左傳曰志而晦三曰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

惡而勸善五始三科之要在審已正統顏師古注

政教之始即之春者四時之始之始王公羊疏徐彥撰以何氏

旨利周故宋以春秋而當新王之謂之此一科三折而之謂之九

而外諸夏內所傳聞與辭此二科六旨也其國決獄

斷事應問得曰仲舒居春秋決獄二有政議遣廷尉張湯

氏曰王以春秋好春秋淵邃婉約劉牧志曰五傳淵邃

龍史傳篇曰夫子修春秋褒見一字貴婉約丘明同時實

言誅深斧鉞然審存乎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

得微言創爲傳體實聖文浚井觀山唐書傳曰春秋

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文學部

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
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學者如後井得
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日星山嶽曰春秋大義
然後為得耶下見上一
數川吳氏曰春秋如日月星乃易見也
臨川吳氏曰春秋如日月星乃易見也
正名皇極經世書曰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在其中矣
正大簡嚴黃幹曰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在其中矣
至精辭極簡國鑑經祖鑑說苑建本篇曰春秋立義
嚴而不繁也
曰孔子作經之祖也
左氏作傳之祖也
聖之度周禮曰外事職掌四方之志鄭元注曰春秋備三
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以上初學元注曰春秋備三
膏肓發墨守上詳脩舊史立博士章仲尼修之以舊
成一經劉歆上疏請立左氏博士范叔超議曰左氏
不祖孔子師徒相傳又無其文無因得立後漢陳元

疏云陸氏下知丘明親愛孔子而公羊穀梁傳子後學故
立左氏博士論者沈溺所習玩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
遂為諸家所排
家所排
先代之質後漢書何休
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
元四年四月命東宮中書郎著春秋異同三卷
武和十年五月命東宮中書郎著春秋異同三卷
疑夏五辨周正胡安國傳曰夏五者傳疑也
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果以此月為正月為朔非乎曰歲首云者
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前月為歲首乎曰正月為朔非乎曰歲首云者
也曰正月朔者十二月有以異乎曰正月為朔非乎曰歲首云者
始也正月朔者十二月有以異乎曰正月為朔非乎曰歲首云者
十一元祀之首曆官紀年之始也前乎商之建丑書曰
惟元祀之首曆官紀年之始也前乎商之建丑書曰
始改元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史謂秦氏既并天下之
朔以十月為歲首而
非以十月為歲首而
文學訓
目益貢西卷二
春秋
精義理得事實公羊考事甚

疎義雖理却精文獻通考陳氏曰左氏釋經

小史講以學官俱白書春秋引觀周篇曰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

麟獲西郊虹垂北斗麟獲西郊虹垂北斗史注見上獲麟之

申服難社春秋繁露三代史注見上

夏下存周梁肅曰春秋繁露三代史注見上

又精社學因作申春秋繁露三代史注見上

在二子助有二人書上見上

正之助者有二人汪德輔嘗著胡傳纂疏出入五十餘

集諸家說為春秋傳素臣之功興王之法

素臣之功興王之法曰劉牧志

前憲左氏素臣之功王侯之載籍也胡安國桓有年

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五經儀表萬世準繩

李之才興王之新法也五經儀表萬世準繩

春秋序口百王之書萬獻論嘉賞進講合意

世之準繩皆在此書萬獻論嘉賞進講合意

春秋極論二篇論春秋三篇疑甚嘉賞

春秋左氏傳上意王合論進斷自聖心

則斷自聖心王合論進斷自聖心

君抑臣之迹貴王賤霸尊

朋黨比周之意不為輕重權衡

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

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文學部春秋

故反不以德命國子不可逮於表裏而與之盟諸侯羣

誅大夫衆貶以九月而成繼四代而作上見二

春秋比事自序曰春秋無義戰定哀多微辭孟上

春秋語胡安國隱傳曰功過不相掩美惡無嫌

同疑辭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原游夏不能措辭元凱尤其成癖秋史記仲尼筆削一

有春秋辭增善禮善識善經失誣失短失俗六鄭元

論曰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識穀梁善於經范寧穀

羊辨而裁其失俗春秋四

春秋四

原振王道

侯後聖有公羊傳云王道於無王故始自隱公

與其言與百王而不滅名微而顯志而晦三五情注

明善惡察廢興蘇子云明善惡察章往考來春秋預

序云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

則旨遠辭約則義微見上謹按春秋仲尼改舊史起褒

史策舊文則言辭約錄政治得失桓子新論云諸儒

少而義意微昧者也復起當復作春秋也余謂之否何

治之得失以爲聖人復起當復作春秋也余謂之否何

則前聖後聖未必相襲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

以爲善可觀者也名儒是非之議字延世以春秋一

俱善而三家殊途命世名儒道聽塗說之書袁准正論

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讐敵春秋

文非之議春秋

春秋

辨論塗說之書欲以鄉曲之左氏為太官厨公羊為

賣餅家鍾繇云嚴漢字公仲善於春秋公羊傳時司隸

家詭辨之言王隱晉書杜預云公羊穀梁相斫之

書魏畧云魚豢嘗從魏禧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

詩左傳相斫書善善惡惡蜀公羊傳云齊滅項齊滅之

耳不足精意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諱之疾始傳

信傳疑穀梁傳云甲戌已丑陳侯鮑卒何為以二日卒

其死日出已丑之日得不知囊括古今表裏人事盧植

明傳云丘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賀子云左氏傳以

褒貶以一字筆削孔子筆削則削長短嚴漢善公羊鍾

左丘明矣漢曰宜故吏為丘明公服耳公羊未肯也

知罪秋子曰後世亦知丘者以春秋撥亂反正莫近於記

事繫日記事者以事繫日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獲麟之

史春秋感麟而作故經世之典春秋經世之典增

名糾伯玉海紹興三年二月徐俯進春秋解義上以宰渠

伐祀秋又乾道二年十一月王儼進講春秋無達辭董

舒曰春秋無通義秋說苑傳曰春秋禮之大宗序曰春

秋者禮之經世大典胡安國傳曰以為經世之典

請去春秋唐書傳曰于休烈機鑒融敏吐蕃請文籍四

春秋乞復春秋文獻通考陳氏曰紹聖中罷春秋不以

文學部開益類卷一百九十三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應進士舉名分之書皇極經世書曰春秋為君弱傾否

之書聖人傾否之書左氏不知經公穀不知史海

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

故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

知史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

吳啟四經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

前漢書藝文志曰左氏傳或先經以起後經之事或

後經以終前經之事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見上記事

春秋五

原詩晉傅咸左傳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

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為已榮茲

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為利諂古之遺直威黜不端勿使

能植宋歐陽修獲麟贈姚闢先輩詩曰世已無孔

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為之說聞者未免非而子獨曰然

有如頃應篋惟麟不為瑞其意乃可推春秋二百年文

約義甚夷崢嶸眾家說平地生嶮巇焯哉聖人經照曜

萬世疑常患無氣力掃除浮雲披還其自然光萬物皆

見之子昔已好古此經手常持超然出眾見不為俗牽

卑元趙子昂古風曰詩亡春秋作仲尼蓋苦心空言

恐難托實事著以深大義炳如日萬古仰照臨鳳鳥久

不至楚狂乃知音愁來不得語起坐彈古琴

文學部

春秋

序唐孔穎達春秋正義序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記之書周室東遷下凌上替夫子欲重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財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既不救于已往冀垂訓于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宋胡安國春秋傳序曰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啓齊謝朓謝隨王賜左傳啓曰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勸挾冊慈最下帷未觀山笥早惜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旣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贏金遜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

禮記一

劉熙釋名曰禮者體也言得事之體也鄭氏曰周禮致太平之書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巖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季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于秘府時儒以爲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跡始

奏立學官後鄭元為之注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其書並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惟士禮存焉後世推士禮以致天子之禮而行之至

禮記正義曰禮記本孔

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乃作中庸

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帝時博士作王制其餘眾篇皆

如此例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

百八十篇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

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

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

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

記有馬融鄭元二家注馬注今

亡惟鄭注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治

人之情 又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

小人以薄 禮器曰禮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

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左傳劉

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又叔向曰禮敬之興也

大戴禮曰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 又曰凡禮

始於脫成于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佚

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乙 韓詩外傳曰首天地之體因

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 又曰禮者治辨之極也強

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

文學部

開盤類函卷一百九十三

禮記

天下也 白虎通曰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于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 正義疏序曰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難明末易見 史記商君傳曰三代不同禮而王 又自序曰禮網紀人倫故長于行 前漢書元朔六年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 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 荀子曰禮者人道之極 素書曰禮者人之所履 淮南子齊俗訓曰禮者質之文也 春秋繁露曰禮制節故長於文 中說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 又曰大戴小戴禮之

衰也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爲多 王粲荊州文學官志曰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片言莫非寶也

禮記二

增鄭氏曰周禮周公復辟以此授成王使居洛治天下左傳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問禮于老子 南史傳曰沈峻字士嵩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周禮一書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勉奏峻兼五經博士 唐書傳曰魏徵

常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上之帝美其書錄置秘府 又曰王懋字方慶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爲雜禮答問 禮樂志曰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崑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人久遠不可改易 韓愈讀儀禮曰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蓋寡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于是乃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於篇 又唐書傳曰殷盈孫僖宗至蜀聞其有禮學擢太常博士 宋史傳曰孔維字惟則九經及策太平興國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

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乃今見中國之夫子也 又選舉志曰淳化元年詔刻禮記儒行篇賜進士一又傳曰宋庠父杞嘗爲九江掾與其妻鍾禱於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記也已而庠生又曰劉摯字莘老少好禮其究三禮視諸經尤粹 又曰歐陽守道字公權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爲嶽麓書院山長宗人新先寓居長沙往訪之語契請於子良禮新爲書院講書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爲至此仲齊新之字也 玉海淳祐六年十月講禮記畢錫宴秘書省御製七言律一章首

云天高地下禮居中 又朱文公熹以儀禮為經取禮
記及經史諸書所載附本經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為
經傳通解 金史傳曰張晞歷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最
明古今禮學 元史傳曰熊朋來字與可初以禮記首
鄉薦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鮮朋來屢以
為言朋來之學三禮尤深當世言禮樂者咸推宗之
趙昉潛溪後集序曰景濂父立呂公之鄉而遊于黃公
之門其學以經為師尤長於禮 吾學編傳曰解縉字
大紳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餘言其畧曰禮記出于漢
儒蕪雜尤甚宜及時刪改 又曰劉有年廬陵人徙沅

州洪武中明經起家為監察御史尋辭職養母忤旨謫
傳舟通州讀書不懈得儀禮十八篇于州故家上之詔
藏秘閣 明紀萬曆十八年御經筵畢覽貞觀政要曰
唐太宗多有慙德魏徵大節有虧命以後講禮記傳貞
觀政要

禮記三

原	修外	制中	承天	事地	不法	無體
夫禮所	漢書曰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	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也禮記曰	史記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	治人之情禮記曰禮記上事	晏子春秋曰晏子使魯	禮記
天下事	尊先	不法	無體	退見仲尼曰夫禮堂上	君授卑故跪以下之	
祖而崇	君師	不法	無體	退見仲尼曰夫禮堂上	君授卑故跪以下之	
不趨授	立不跪	夫反此禮乎	晏子曰君行一臣行二			
若之所	來速吾	是以趨	以反位也	君授卑故跪以下之		

文學部

崇禎庚辰卷一百九十三

禮記

三

晏子出仲尼送之反命門人曰不法之禮惟晏子能為之
無粉澤橘柚太公六韜對文王曰禮者喪此之謂三
其猶而皆可於口也
相見曲臺芸閣上見
禮解十節情養性以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有芸閣
海禮者其本在于養首籍冠篇歐陽詹張博士講
人之欲節人之性在羣籍而講之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故以
冠言君子修身其要在於此三者而禮之為國壽雖嚴然皆出
志敬而節具大典格言司馬光河間獻王贊曰周
上與之知禮言夏禮後漢書禮者周公之問獻王贊曰周
酌秦法言夏禮後漢書禮者周公之問獻王贊曰周

雖適物觀時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蓋多闕矣
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出淹中得河間者前漢書藝文志曰古禮一經
賜紫綬太平御覽晉書曰韋逞母宋氏傳此年矣無男汝可受之勿令絕後此見太
官品物備於此矣吾官晉書曰韋逞母宋氏傳此年矣無男汝可受之勿令絕後此見太
學盧帝奏曰此年矣無男汝可受之勿令絕後此見太
韋逞母宋氏傳此年矣無男汝可受之勿令絕後此見太
以傳授後生于是其父業今年八禮注未視聽無闕非授此母無
氏為宣文君纂集以康成阮譔等六家圖義三禮圖周
宗時被旨纂集以康成阮譔等六家圖義三禮圖周
奏之賜紫
綬犀帶
頒正義刻儒行玉海禮正平六年八月
見上
升月令補冬官三朝國史藝文志曰初禮記
新事號御刪月令升為首篇第六明皇改禮序曰夫冬
官未嘗缺也雜出于五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以冬
補之至宋淳熙間川俞椿始復古篇新安朱氏
見以為冬官不亡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
文學部
禮記

曰是周禮六官 經邦國 植綱常 孔穎達正義序曰
 始得為完書 禮樂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 治乎穎達正義序曰
 朝述曲禮一本于儀制周禮而經邦國 治乎穎達正義序曰
 曰古之禮樂一本于儀制周禮而經邦國 治乎穎達正義序曰
 常而厚 體正五經 源開三本 文心雕龍曰書以植綱
 風俗 潘徽江都集禮序曰禮之為用至矣四大端而體正五
 經地同節明而日月齊照源開三本 文心雕龍曰書以植綱
 義宗 多識容典 上見齊照源開三本 文心雕龍曰書以植綱
 晦 淹識古今 晦堂歸崇政治禮學多識容典 就質疑
 淹識古今 晦堂歸崇政治禮學多識容典 就質疑
 臺新說周官補遺 曲堅為申釋得聞所未聞 又王彥威
 楊州集禮序曰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瞻仰舍此安
 適若壘印泥如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同斯粉澤而巳
 哉 分年而試 按月而觀 史傳曰張處三分年注宋
 文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
 為無助乃因已講者為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尊

主庇民

垂世立教

隋書傳曰柳昂字千里見天下無

而善之因下詔曰建國重道莫先於禮尊主庇民莫先

竹之有筠

木之有榦

左傳

得考工

探表得世子

玉海齊書曰文惠太子鎮雍州

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王獲竹簡書青絲

斗書考工記周禮所闕文也 文獻通考雅熙四年八

月諸王世子甚說問衛欽緒曰曷為諸王講書曾及此乎曰

諸王嘗訪曷道益喜 視諸經尤粹 惟別錄為

優上見二 又曰劉氏別錄所傳儀禮十七篇次第各

於世行

禮記

三

禮記四

原禮本於太一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太一而為天地

其命禮必本於天鄭注云地之利取法于鬼神者也

人君之大柄禮運云云鄭注云禮者人之大端

理萬物禮器云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苞陰陽

春秋說禮以明體明體書藝文志云六藝之文禮以

禮以道行詳總天之經地之義左傳云古也斷事也

之經也地之義也杜預注云經國家定社稷左傳云

以經國家定社稷利之宜也經國家定社稷左傳云

民人利後嗣者也別同異明是非所以禮云夫禮者

是非定親疎決嫌疑又云夫禮者所以定恭儉損

讓禮之為也淮南萬物調四時和春秋說題辭云禮

宜陰陽滋液萬物調四時和禮從宜使從俗曲為

云晉士句帥師侵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又曲為

之防事為之制漢書曰帝王贊文也班朝治軍非禮

不行曲禮班朝治軍蒞官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又云

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又云

非禮不備分爭辨訟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又云

下為博士既以上北堂書鈔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又云

也江翁曰歌客母庸歸今日歌驪駒式曰酒肉勞于師客歌

致龍鳳紀周國君臨禮廢與序曰斯禮也文武所以網

之後夔不達不達於禮是以傳于此名也孟僖不

瑞文學部開盤類考卷一百一十三禮記

能左傳昭公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制之凡文
之目禮器曰經禮制之凡制之備文之奇晁氏儀禮
公之經也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宅天衷奠民極
禮者將以宅天衷奠民極也何學之傳也綱紀萬事
德正朝綱綱紀萬事彫琢六情正義序曰三百三千
均國勢也綱紀萬事彫琢六情正義序曰三百三千
六情兩曜爭朗百川注瀆歐陽詹題叔孫通傳後曰
文武遞述其禮昭然若兩經邦之軌則莊敬之楷
曜之爭朗百川注瀆歐陽詹題叔孫通傳後曰
模太平御覽唐書曰元宗時國子司業李元確上言三
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成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
經邦之軌則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
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
經始絕望四海均習從之

而寡要元史傳曰黃澤於禮學則謂鄭氏深慶則舉
大畧小慙則舉小畧大賈公彥儀禮疏序曰其為注疏
德李孟哲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畧小經注疏疎
山遠望而近不知慙則舉小畧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
不察而遠

禮記五

詩晉傅咸周官詩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
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一
辨其可任以告於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
聽王命二其唐李百藥賦禮記詩曰玉帛資王會郊丘
叶聖情重廣開環堵至聖軼金籊盤薄依厚地遙裔騰

太清方悅升中禮足以慰餘生

增序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曰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醜感陰陽而遷變是以聖王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要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于軒初玉帛朝于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

史一

案敘世本注曰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

職矣至於夏商乃分置左右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經尚書事經春秋者也

漢書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

周官有太史小史

內史外史御史凡五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逆邦國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內史掌王八柄之法書王命而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贊書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夏有太史終殷有太史摯周有太史佚太史儋太史叔服史籀史蘇史趙

六韜禹有

史疇

大戴禮虞史伯夷

增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子夏詩

序曰國史明乎是非之迹 吳志右國史華覈上疏曰

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 隋書李德

林傳曰史者編也故魯號紀年 宋三朝藝文志曰古

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

紀蓋記言也又有日曆兼言動而成之 管子曰春秋

之記注周公凡例諸侯國史也 孔叢子答問篇曰古

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 中說天地篇曰史之

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 又曰陳壽有志于史依

大義而削異端 中說謂薛收曰聖人述史三焉書也

詩也春秋也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袁山松曰史之爲難有五煩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

二也書不實錄三也賞罰不中四也文不勝質五也

江淹曰修史之難無過于志 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史

之爲言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 又曰歲遠則同異

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爲難也 又曰或

有同歸一事數人分功兩記則失于複重偏舉則病於

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 貞觀二十年閏三月詔曰

十有八家雖存記注才非良史書虧實錄榮緒煩而寡

要行思勞而少功叔寧味同畫餅子雲學湮涸流處叔
不預於中興法盛莫通于創業洎乎干陸曹鄧畧記帝
王鸞盛廣松纔編載祀其文旣野其事罕有來鵠聖
政紀頌序曰史臣者當國之鑑千億代之睂目也皮
日休請孟子爲學科書曰經之降者莫過乎史皇甫
湜曰合聖人之經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體在適不在
同唐書禮部尚書蕭至忠嘗問劉知幾曰自古以來
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才也學也
識也夫有學而無才猶良田百頃黃金滿籬而使愚者
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

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榘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
尤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此則爲虎傅翼所向無敵者
矣歐陽修論日曆疏曰史者國之典法也曾鞏南
齊書目錄曰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事物之
情其道必足以通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
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玉海昔四史昉于黃帝五
史建于蒼籀右言左動官宿其業言爲尚書紀謨訓而
舉其綱事爲春秋繫日月而詳其目紀傳猶未分也邦
國之志掌於小史百十二國寶書藏于周室私史猶未
作也自鄭書晉乘魯史秦記而國各有史如南董左氏

之流史猶出於一家也 又晁氏曰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事編年不如紀傳 又真氏曰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 又方孝儒絳侯論曰天子之賞罰信于當世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貴賤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于無窮榮辱于既死

史二

原孔子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老子爲周守藏室史又爲柱下史則其職也 春秋傳曰晉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 齊

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俱詳太史令 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

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史記曰秦澠池之會其君相爲鼓瑟扣缶皆命御史書之是則周之列國亦各有史官書事記言以裁討典不虛美不隱惡善以勸世惡以示後所以暴露成敗昭彰是非者也遭秦滅學官失其守至漢武帝始置太史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自序傳云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

八書七十列傳成一家言是也 漢書司馬遷傳贊曰
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後漢書云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
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
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
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爲紀表傳九十九篇逮上之十志
未畢扶風馬續乃其妹曹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其後
又有東觀漢記 後漢書云詔劉珍陶伏無忌等述於
東觀謂之東觀漢記列傳載記凡百二十篇是也世以
史記班固漢書及東觀漢記爲三史矣後三國分方魏
吳各有史蜀無其職晉初陳壽採集其事謂之三國志

凡六十五篇自茲厥後世有史書雖不及遷固所修亦
其次也 以上俱初學記 晉書習鑿齒傳曰桓溫覬覦非望

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始以蜀爲正其識過陳壽

遠矣會要曰貞觀二十年閏三月詔修晉書房元齡褚

遂良等主其事以臧榮緒晉書爲本宣武二帝及陸機

王羲之四論則太宗所著故名爲御撰南北朝諸史半

出唐臣 南宋書沈約齊書蕭子顯梁陳則唐李百藥周書則

唐令狐德棻也 而魏徵隋書總梁陳齊周之事故俗號五代志

李延壽則又合南北之成焉唐書傳曰延壽父大師多

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魏周隋天下參隔其史詳

本國畧他國訾美失傳思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
成而沒延壽乃追修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
年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
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舊唐書劉昫所
撰也宋歐陽修之爲新書晁氏曰嘉祐中曾公亮等被
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舊書約一百九十
卷新書約一百七十四卷表所謂事增于前文省於舊
是也梁唐晉漢周五代史則歐所自著國史謂其可繼
班固劉向焉其時司馬光又著資治綱鑑宋史傳曰光
思歷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覽

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神宗時上之賜今名其進表曰
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二百三十五年臣之精力
盡于此書後此朱熹又因之爲綱目序例曰表歲以首
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歲周於上而
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誠史外之要典而六經之
羽翼也宋遼金三史成于元脫脫歐陽元元史成於明
之宋學士濂前以史記前後漢三國志晉書宋齊梁陳
魏北齊周隋延壽南史北史新唐書五代史稱十七史
益以宋遼金元稱二十一史爲正史云性理大全司馬
光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諛朝小

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于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又蘇轍古史曰司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又朱熹曰太史公疎爽班固書密塞又曰新唐書敘事務簡畧故多鬱而不明又呂祖謙曰史臣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崇鯀管蔡不能貶周趙盾不能改董狐之筆崔杼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

史二

方志 直文 上詳敘事 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辨而

不華質而不俚 司籍 掌書 左傳曰荀躒如周籍談其文直其事核 晉之典籍以為 記善 書過 禮記曰昔而高祖孫伯鷹氏下詳敘事 記善 書過 禮記曰昔而人政故曰籍氏下詳敘事 記善 書過 禮記曰昔而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傳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韓詩外傳曰周舍對趙簡子 帝書 王籍口操讀乘筆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帝書 王籍上詳敘事 陸士衡晉書限斷議曰三祖實終為臣故書為臣之事不可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 新載 舊章 張衡表求合正三不稱紀則追王之義 杜預春秋序曰齊崔杼事以先緒以典籍為本而史書枝別條異不同一貫建武以來新載未就 杜預春秋序曰齊崔杼事史書之 嗣書 續紀 見上史二 齊崔杼事史書之 史遷為郎典校秘書令 微文 隱切 班固典引曰永史卒前所續史記也 魏志曰明帝問王肅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諷刺貶損當代非誼士也

文學部 附錄 卷一百九十三 史

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語
 著史記非貶孝武則令人切齒
 述漢 遵周 東觀漢記曰時
 人有上言班固私改舊史詔下
 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
 上書具陳因魯史策妄作但續父
 所紀述漢事杜預春
 秋序仲尼因魯史策妄作但續父
 所紀述漢事杜預春
 典禮上以導周公之遺制下文考
 其真偽而志其
 書名
 循禮左傳曰鄭為游楚高宰虎
 公孫強與於盟使太史書
 其名曰私盟於鄭為游楚高宰
 虎公孫強與於盟使太史書
 遂因魯史而書陽秋皆循理而
 動著為實錄
 方冊
 直書方家語曰葉公問政於孔
 子孔子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
 具文見冊杜預春秋序曰孔子
 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
 求車齊侯意丹慝刻桷天王
 八書 十志 東觀漢記曰
 求還續成朔方志書 書言 掌命 上見史一 謗書
 穢史 容齋隨筆司馬遷作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
 收修魏書風之事甚備故于允謂之謗書 北史傳曰魏
 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于是眾口誼然

號為 三途 五體 史通曰史之為途有三彰善貶惡
 上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戎大楚之倚相下也夾
 高鄭氏曰司馬氏父子世司典籍工於制作勒成一書
 祭五體本紀記事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
 著人使百代而下 身鑑 國章 姚思廉等修五代史徵
 史官不能易其法 前王得之失為在身之通鑑卿等副
 成深懷極可嘉尚 來鶴聖政記曰表裏可鑑者莫過
 乎史國之可畧 冠冕 眉目 惟紀傳表志為一代鉅典
 章如史何錄其以 體三 因四 晁氏曰後世述史者其
 是歟 又王氏揮塵錄曰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曰
 時政記二曰日曆三曰起居注四曰臣僚墓碑行狀
原掌邦國建侯王 杜預春秋序曰周禮有史官掌邦
 皇列官司建侯王張晏注曰十 別異同 明得失
 二紀百官表及諸侯王表也 史

文學部

開元寶曆二年九月十一

史

聖

春秋繫日注 子夏詩序曰國史明乎得 增亞六經

失之迹傷人注 類苑唐書曰史之為書褒善懲惡亞於六經

冠諸史 宋史通載神宗 發潛德 揚盛心 韓愈

帝紀名曰編年通載神宗 發潛德 揚盛心 韓愈

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 發潛德 揚盛心 韓愈

書曰求無窮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終始幽光 韓愈

垂之於後漢書曰諛于既死發潛德之終始幽光 韓愈

郝經之破發凡起漢終晉以元年詔經持節使宋館留儀 韓愈

真乃破發凡起漢終晉以元年詔經持節使宋館留儀 韓愈

魏吳為僭偽昭烈之幽光揚孔明之盛心祛操 韓愈

不之鬼域破懿昭烈之幽光揚孔明之盛心祛操 韓愈

陳壽 似馬遷上見陸贄蘇軾詩似司馬遷 嚴義例 吹霜

訂愚賢 宋濂送纂修元史梁琬詩曰哀銀嚴義 吹霜

噴露 入地上天文心雕龍史傳篇曰至于編紀同時 吹霜

勲業之家雖庸夫而盡飾速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 吹霜

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 吹霜

穢史注 權重宰相 任軌臺負 唐書傳曰裴敬則

選史官韋安石常閱其史藁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

知史官權重宰相其史藁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

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議

不欺地下 寧負鄉人 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知幾

張說誣魏元忠一事言說已然可謂劉宋璟激勵苦切故

轉禍為福說知幾所為從容謬謂曰劉宋璟激勵苦切故

小假借奈何說知幾所為從容謬謂曰劉宋璟激勵苦切故

其草故謂今之董狐宋史傳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

不改世謂家以其同里轉請文飾其傳樞字機仲分修國

史傳章惇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 頭白可期 丹青

負國欺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頭白可期 丹青

難畫 所傳非粹王安石讀史詩曰糟粕 秘寶藏山

豐編照物 劉昭曰司馬遷作史記愛建八書班固因曰

文學部 附錄貢品卷一百九十三 史

史 附錄貢品卷一百九十三 史

刊石之遺貫 來鵠聖政頌曰豐編照 英莖咸韶

物借籍於堯典 史臣者國之鑑云云 桑麻穀粟 咸韶 朱子論史曰溫公之文如桑麻穀粟

如稽古錄 法嚴記約 文直事詳 傳曰春秋注 召宋史

兩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歷選 缺陳橋事 補建

文編 玉海 淳化五年四月命張洎李至等同修國史 上

至等重加綴輯 吾寧編傳曰楊守陳字維新鄞人嘗

言國可減史不可滅 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搜採猶宜改

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邸宸王附宜改

正 詞宗丘明 直歸南董 綜覈班范 發揮蒼

籀 玉海 云云 史四

有不虛美謂實錄 魏志曰王肅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

謂之實錄之才 信史 秋公羊傳曰春秋一良史 上見青史

玉海風俗通義 彤史 又宮中 三不如 晉書傳曰張

固司馬遷之著述 詞約而事舉 敘三千年惟五萬言

班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 亦無取焉而班皆書 五

不足以勸惡 足戒中流 傷忠厚之道 不取焉而班皆書 五

不可見 取春秋 宋史曰歐陽修奉詔修唐書又自

倣左氏 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綱倣春秋而多取春秋遺旨

緯治亂 皇史曰張昭未冠讀九經盡通其義後至贊

率多拘滯 若極談王霸 權衡是非 東萊呂氏曰史官

經緯治亂 非史不可 權衡是非 東萊呂氏曰史官

也 各用所長 編年所載于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

史學部 史

史學部 史

史學部 史

史學部 史

所載于一人善惡之迹為詳由各因所長元文類胡此言之編年似優其來最古

資治通鑑劉恕序曰溫公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

北朝則劉恕序曰溫公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

域中大權曰蘇轍史官助賞罰論曰域中者有三權曰天

非而使天下大信曰史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天

之相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國史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曰史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正元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章而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正者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之法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善必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元字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有悖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之統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自正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兩晉不可行宋史傳曰呂端字易直為翰林

或有言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安曰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刊之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安危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亦可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紀年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為遷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明鏡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車千曰史筆以垂後世大信一書纂修孟簡謂餘官

史五

詩魏阮瑀詩曰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達

命隨軀就死亡低頭闕墻戶仰視日月光謂誰此可處

文學部

史

恩義不可忘 路人爲流涕 黃鳥啄高桑 晉左思詠史
詩曰被褐出閭闔 高步追許由 振衣千仞岡 濯足萬里
流 吾希段干木 偃息藩魏君 吾慕魯仲連 談笑却秦軍
當世貴不羈 遭難能解紛 功成恥受賞 高節卓不羣
又袁宏詩曰周昌梗桡臣 辭達不爲訥 汲黯社稷器 棟
梁天表骨 陸賈厭解紛 時與酒檮杌 婉轉將相門 一言
和平勃 趨舍各有之 俱令道不沒 又詩曰無名困蠅
蟻 有名世所疑 中庸難爲體 狂狷不及時 楊惲非忌貴
知及有餘辭 躬畊南山下 蕪穢不遑治 趙瑟奏哀音 秦
聲歌新詩 吐音非凡唱 負此欲何之 又左思詠史詩

曰鬱鬱澗底松 離離山上苗 以彼徑寸莖 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 英俊沈下僚 地勢使之然 由來非一朝 金
張藉舊業 七葉珥漢貂 馮公豈不偉 白首不見招 又
詠史詩曰主父宦不達 骨肉還相薄 買臣困樵採 伉儷
不安宅 陳平無產業 歸來翳負郭 長卿還成都 壁立何
寥廓 四賢豈不偉 遺烈光篇籍 當其未遇時 憂在墳溝
壑 英雄有屯遭 由來自古昔 何世無奇才 遺之在草澤
又張協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 朝野多歡娛 藹藹東
都門 羣公祖二疏 朱軒曜金城 供帳臨長衢 達人知止
足 遺榮忽如無 抽簪解朝衣 散髮歸海隅 又潘岳於

賈謐坐讀漢書詩曰理道在儒弘儒由人光矣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摘藻席上敷珍前疑旣辨舊史惟新將分爾史旣辨爾疑延我良友講此微辭 宋鮑昭咏史詩曰五都矜才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影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晨未晞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陳阮卓賦咏得魯仲連詩曰魯連有高趣意氣本相求笑罷秦軍却書成燕將愁聊棄南金賞方從滄海遊寄言人世客非君能見留 又張正見賦得韓信詩曰淮陰總

漢兵燕齊擅遠聲沈沙擁急水拔幟上危城野有千金報朝稱三傑名所悲雲夢澤空傷狡兔情 又祖孫登賦得司馬相如詩曰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尋當壚應沽酒託意且彈琴上林能作賦長楊得賜金惟當有漢主知懷封禪心 隋王由禮賦得馬援詩曰二帝已馳聲五谿還總兵受詔金鞍動論功銅馬成惟稱聚米勢無慚薏苡情雖謝雲臺影猶傳千載名 唐太宗司馬彪續漢志詩曰二儀初構象三才乃分位非惟樹司牧固亦垂文字綿代更膺期芳圖無輟記炎漢承君道英謨纂神器潛龍旣可躍術兔奚難致前史殫妙詞後昆

沈雅思書言揚盛跡補闕興鴻志川谷猶舊途郡國開
新意梅山未覺朽穀水誰云異車服隨名表文物因時
置鳳戟翼康衢鸞衡總柔轡清濁必能澄洪纖幸無棄
觀儀不失序遵禮方由事政宣竹律知時平玉條備文
囿雕奇彩藝門蘊深致雲飛星共流風揚月兼至裡類
遵令典壇壝資良地五勝竟無違百司誠有庇我皇承
暇景談叢引衆秘討論窮義府看覈披經笥大辨良難
仰小學終先置聞道諒知榮含毫孰忘愧
唐李華
詠史詩曰巢許在箕穎陶唐不得臣九州尚洗耳一命
安能親綿邈數千祀丘中誰隱淪朝遊公卿府夕是山

林人蒲帛揚側陋薜蘿爲縉紳九重念入夢三事思降
神且設庭中燎寧窺泉下鱗 又盧照鄰咏史詩曰季
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髡鉗爲臺隸灌園變姓名幸逢
滕將軍兼遇曹丘生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百金孰
云重一諾良匪輕廷議斬樊噲羣公寂無聲處身孤且
直遭時坦而平丈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 又張謂讀
後漢逸民傳詩曰子陵沒已久讀史思其賢誰謂潁陽
人千秋如比肩嘗聞漢光武曾是曠周旋名位苟無心
對君猶可眠東過富春渚樂此佳山川夜卧松下月朝
看江上煙釣時應有待釣罷已忘筌生事在林壑悠悠

經暮年於今七里灘遺跡尚依然高臺竟寂寞流水空潺湲
又李白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崔少府叔封昆季詩曰漢邁昔云季羣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
豪英赤伏起顏運卧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畊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
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晚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爲弟兄無令
管與鮑千載獨知名白居易讀史詩曰漢日大將軍少爲乞食子秦時故列侯老作鋤瓜士春華何曄曄園
中發桃李秋風忽蕭條堂上生荆杞深谷變爲岸桑田

成海水勢去未須悲時來何足喜寄言榮枯者反復殊未已
宋王安石咏史詩曰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蒼旻光明所照耀萬古成冬春揚子出其後仰攀忘賤貧衣冠渺塵土文字爛星辰歲晚天祿閣強顏爲劇秦趨舍跡少迂行藏意終鄰攘攘外逐物紛紛輕用身往者或可返吾將遇斯人
明劉基咏史詩曰凱風扇朱夏草木生清涼卧疾澹幽曠白日悠且長散帙觀古人喟然想虞唐陽春能幾何陰氣多繁霜天道諒悠悠人理亦茫茫咏歌寄深情歌罷增慨慷

志後漢班固述五行志曰河圖命宓洛書錫禹八卦

成列九疇通敘三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各徵是舉又藝文志述曰伏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象繫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時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區別

原銘宋顏延之家傳銘曰曠彼琅邪實惟海宇誰其來遷特聞遠祖青州挺秀爰始奠居內辭鼎府外秉邦閭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齊右政簡營區葛嶧明懿平陽總理咸薦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變風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

贊梁劉勰史傳篇贊曰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貶萬古魂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增書**唐劉知幾論史上蕭至忠書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嘗藉於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筆爲傳爰自近古此道不存史官編錄惟

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關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于州郡視聽匪詳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復出猶且成於管窺况僕限于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齟舌儻有五始初成一言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且知筆未濡毫而縉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頃史官注記

多取稟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爲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統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限斷革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斯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

增序隋許善心續修梁史序曰革命創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軒黃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

謨貫昂入房傳夏正與殷祀辨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
左右兼四名之別檇杙乘車擅一家之稱先君昔在前
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
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
盡冢壁皆殘不韋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所撰
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
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上秘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
新構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
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承先志假班嗣之書徒
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末

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禎明二
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
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蕩
盡自入京邑以來隨見補葺畧成七十卷

原表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臣聞無懷
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代墳典不聞昭明太
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
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
善弘此四聰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
之駕不返無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請備之延閣藏之

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又沈約上宋書表曰若不
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睹亂秦餘何由知漢
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
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
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冊臣遠愧南董近慙遷固
以閭閻小才成一代盛典 **增**宋曾肇謝史成授朝奉
郎表曰裁成二帝之書仰資聖訓褒錄諸儒之效俯逮
孤生簡策之傳固多帝王之書爲重文章之用非一述
作之事爲難在昔有邦若時稽古自周而上具載百篇
之書由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畧而雅春秋

之法謹而嚴子長雖謬於是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于
詳贍或患文繁降及後人益艱是任或紀事支離而失
實或設辭翫敝而不工或疎畧牴牾之相形或取舍抑
揚之未當歷觀前載茲謂才難矧兩朝功德之崇高而
五世聲名之富有以至俊傑瑰奇之士禱枕鬼瑣之姦
載在信書傳之後裔宜得貫穿馳騁之學溫純深潤之
辭追二帝之光華垂百王之軌範如臣之鄙揣分無堪
原論宋范蔚宗官者論曰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
將以其體非全氣意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漢
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

左貂給事殿省中興之初宦者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威權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侯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帷幄制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雖時有公忠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紀綱大亂矣

增

唐太宗陸機傳論曰古人云惟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蚤年高辭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辭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翼未騰先

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

原梁沈約王僧達顏峻

傳論曰世祖弱歲臨蕃遊道未廣披襟解帶義止賓僚及運終顏波身危慮切摧膽抽肝猶患言未盡已也至于憑玉負宸威行萬物有欲必從事無暫反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明誅責自起峻之取釁于世祖由此乎爲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損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三

